

奥运经济

2018 平昌、2020 东京、
2022 北京—张家口 奥运会经济展望

声明

本报告根据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于2018年3月出版的《2017中日韩三国经济报告》中第五章“奥运经济”及第六章“政策建议”的部分内容翻译而成。

《2017中日韩三国经济报告》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京张冬奥会研究中心主任陈剑先生；国际基督教大学客座教授、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研究顾问斋藤润教授；现代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室室长朱源博士以及现代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室高级研究员吴俊范先生执笔。

由于各国统计标准各有不同，结果可能出现差异。各作者的分析不代表其他作者的立场。

本报告的内容(含政策建议等)不代表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TCS)的立场。



前言

我很荣幸为大家介绍《奥运经济：平昌(2018)、东京(2020)、北京—张家口(2022)奥运会经济展望》这一报告。正如2018年5月9日在东京举办的第7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三国领导人所强调的那样，2018年平昌冬奥会、2020年东京奥运会以及2022年北京冬奥会这一系列奥运会和残奥会将是推动三国合作步入新阶段的宝贵机会。为充分利用这些机会，《奥运经济：平昌(2018)、东京(2020)、北京—张家口(2022)奥运会经济展望》报告力求追踪并全面掌握奥运会对于三国经济的影响。

历史上，奥运会的传统是为了保持“奥林匹克休战”，即“放下武器”。纵观历史、全世界都曾见证体育运动在促进长久和平与共同繁荣方面所发挥的关键作用。自朝韩运动员代表团并肩步入平昌奥林匹克体育场起，一系列推动和平与稳定的政治事件便走上了历史舞台，例如，朝韩峰会和朝美峰会。时隔两年半，中日韩领导人也于2018年5月在东京再次会晤。这一系列变化为三国合作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三国连续举办奥运会实属难能可贵，三国应借此机会，构筑更加紧密、深入和开放的合作关系。

本报告由陈剑先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斋藤润教授(国际基督教大学客座教授及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研究顾问)、朱源博士(现代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室室长)及吴俊范先生(现代经济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执笔。执笔人分享了奥运会的经济影响及对未来奥运会的经济展望、并就三国进一步的合作提供了政策建议，在此我对他们的贡献表示感谢。同时，我也要向提供支持的韩国媒体以及负责平昌冬奥会和残奥会摄影工作的《江原道民日报》表示诚挚的谢意。最后，我希望本报告能够为加深三国上至决策者、下至地方的各层次合作提供思路。并预祝东京奥运会和京张冬奥会取得圆满成功。

李钟宪

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秘书长

目录

第I章 奥运经济	05
I. 历届奥运会的经济影响	06
1. 中国(陈剑副会长)	06
2. 日本(斋藤润教授)	07
3. 韩国(朱源博士、吴俊范高级研究员)	14
II. 未来奥运会的经济展望	16
1. 中国(陈剑副会长)	16
2. 日本(斋藤润教授)	18
3. 韩国(朱源博士、吴俊范高级研究员)	23
第II章 政策建议	27
I. 中国(陈剑副会长)	28
奥运经济	28
II. 日本(斋藤润教授)	31
奥运经济	31
III. 韩国(朱源博士、吴俊范高级研究员)	32
奥运经济	32

表格与图表

表格

表格 I-1 举办奥运会对北京GDP增长的影响	07
表格 I-2 奥运会的直接与间接成本	09
表格 I-3 2022年冬奥会场馆投资细节	16
表格 I-4 未来奥运会的直接与间接成本	19

图表

图表 I-1 在东京的投资 (1956财年 - 1966财年)	10
图表 I-2 在北海道的投资 (1964财年 - 1974财年)	12
图表 I-3 在长野的投资 (1989财年 - 1999财年)	14



第I章

奥运经济

I. 历届奥运会的经济影响
II. 未来奥运会的经济展望



第1章 奥运经济

1. 历届奥运会的经济影响

1. 中国(陈剑副会长)

在主办奥运会的过程中，北京力争让奥运经济的作用发挥到极致。例如，北京曾尝试让更多城市参与到奥运会当中。除了主办城市北京之外，还有山东青岛(帆船)和香港(马术)两座协办城市，以及上海、天津、辽宁沈阳和河北秦皇岛四座足球预赛城市。北京奥运会涵盖了七座城市，组织奥运会也促进了这些城市和地区的发展。

第一阶段是改善城市基础设施。以北京为例，2001年，北京仅具备约54公里地铁线路，仅承担了整个公共交通系统10%的客运量。经过七年的奥运筹备，北京轨道交通建设得到了长足发展。截止2008年7月，轨道交通的总里程数达到了200公里。

第二阶段是升级区域产业结构。奥运会为区域内的建筑和建材行业、环境保护产业、信息产业、文化产业、运动产业以及传媒和广告产业带来了商机，从而为奥运会主办城市和区域提供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

第三阶段是提升区域经济合作。奥运会为主办城市及其周边城市，以及非奥运城市带来了发展机，促进了区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早在筹备奥运会之初，北京就已经表现出了对于后奥运时代经济风险的清醒认识，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缓解这类风险。从一开始，北京在进行奥运场馆的选址、规划和设计之际，就考虑到了赛后场馆的利用。例如，增加了临时场馆；一些场馆建在大学校园内，使得这些场馆在奥运会之后成为高校体育运动设施。此外，还创设了私人投资和融资机制以缓解财政压力与资源闲置的风险。在北京奥运会场馆的建设中，私人投资占比超过了总投资额的一半，极大地降低了政府投资的压力，而私人企业也寻找到了发展机遇。其他大部分项目则通过公开竞标决定投资方，中标集团或企业接着再开始投资和运作。这一机制有效地控制了投资规模，并确保了设施的赛后利用。

从2001年到2008年这七年奥运筹备期，北京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了12.4%。地方财政收入则增长了2.3%。在这一期间，北京的人均GDP从2001年的2700多美元增长到了6,000多美元。北京奥运会极大的增强了北京的整体发展水平，并将北京的城市发展推向了新高度。

表格 I-1 举办奥运会对北京GDP增长的影响

项目	年度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GDP (人民币 100 百万元)	2846	3159	3506	3892	4320	4795	5323	5908
城市每中长期规划估值	GDP 增长 (扣除物价因素) (%)		9	9	9	9	9	9	
	人均 GDP (美元)		3371	3716	4098	4518	4981	5494	6058
	奥运投资提升的 GDP 增量 (人民币 100 百万元)		34	125	271	408	435	416	300
加入奥运会因素的数值	奥运消费提升的 GDP 增量 (人民币 100百万元)		12	45	98	151	164	158	247
	GDP (人民币 100 百万元)	2846	3205	3676	4261	4879	5394	5897	6455
	GDP 增长 (扣除物价因素) (%)		10.6	12.7	13.9	12.5	8.6	7.3	7.5
	户籍人口 (万人)	1125	1133	1141	1149	1156	1164	1172	1179
	人均GDP (美元)		3421	3896	4486	5103	5603	6086	6619

数据来源：刘淇编著，《北京奥运经济研究》第8页，北京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

2. 日本(斋藤润教授)

日本已举办了三届奥运会，即1964年东京奥运会、1972年札幌冬奥会以及1998年长野冬奥会和残奥会。三届奥运会所处的经济环境各不相同。1964年东京奥运会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1954至1970)举办、当时日本刚刚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8条并加入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札幌冬奥会在外部环境不稳定期(1970至1986)举办、处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1971)和第一次石油危机(1973)之间；而长野冬奥会则举办于正处在“失去的十年”当中的1990年代、恰逢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¹

¹ 关于日本举办过的奥运会对经济产生的影响的概况，请参看间野义之与三菱综合研究所著《奥运遗产—2020年将这样改变东京！》(原名为「オリンピック・レガシー：2020年東京をこう変える」)，以及坂田和光的《奥运会与经济》(原名为「オリンピックと経済」)。

(i) 1964年东京奥运会

日本首次主办的奥运会是1964年在东京举办的第18届奥运会。² 这也是第一届在亚洲国家举办的奥运会。

奥运会在10月10日至24日期间举办。共有来自93个国家和地区的5152名运动员参加了20个运动大项下163个小项的比赛。³ 这一规模使得1964年东京奥运会成为当时举办的最大的运动盛事。

(1) 直接与间接成本

1964年东京奥运会组委会数据显示, 包括人员、设施、运动器材器具、奥运村、交通及其他的行政与运营成本总额为100亿日元。

比赛主要在东京都市圈内的场馆举行: 这些主要场馆包括国立竞技场(扩充)、国立代代木竞技场(新建)、驹泽奥林匹克公园综合运动场体育馆(新建)以及日本武道馆(新建)。另外, 还利用了位于神奈川县、埼玉县和长野县等的设施。建设这些新场馆和翻新已有设施的成本(直接资本成本)总额为170亿日元。

此外, 主办奥运会还需投资基础设施。这些投资包括建设东海道新干线(“子弹列车”)、扩建地铁线路、扩建首都高速公路以及改善下水道和自来水厂。基础设施投资成本(间接资本成本)总额为9610亿日元。

合计总额为9870亿日元, 约相当于1964财年名义GDP的3.1%(详见表格I-2)。⁴

² 第13届国际斯托克曼德维尔轮椅运动会于次年(11月8日至13日)在东京举办。这是斯托克曼德维尔运动会第二次在主办奥运会的城市举办, 同时也被认为是第2届残奥会。不过, 两场运动会先后主办的规则直到1988年首尔奥运会之际才正式确立。

³ 数据来源于日本奥委会(JOC)网站。

⁴ 根据 Flyvbjerg, Stewart和 Budzier (2016)的研究, 如按照总成本以及小项比赛平均和运动员平均成本来计算, 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直接成本(行政和运营成本加上场馆的新建和翻新成本)属于在1960年至2016年之间举办的夏季和冬季奥运会中的最低水平。详见 Bent Flyvbjerg, Allison Stewart 和Alexander Budzier, 《牛津奥运会研究2016——奥运会的成本与成本超支》(原名为*The Oxford Olympics Study 2016: Cost and Cost Overrun at the Games*)。

表格 I-2 奥运会的直接与间接成本

	东京1964	札幌1972	长野1998
直接成本	27	17	250
(占名义GDP比重)	(0.1)	(0.0)	(0.0)
行政与运营	10	8	114
建设和翻新场馆	17	9	136
其他	0	0	0
间接成本	961	202	1291
(占名义GDP比重)	(3.0)	(0.2)	(0.2)
基础设施建设/升级	961	202	1291
总额	987	219	1541
(占名义GDP比重)	(3.1)	(0.3)	(0.3)
名义GDP	31,567	86,083	533,149
	(1964财年)	(1971财年)	(1997财年)

数据来源: 1964年东京奥运会: 第十八届奥运会组委会(1966)
1972年札幌冬奥会: 第十一届冬奥会组委会(1973)
1998年长野冬奥会: 第十八届冬奥会组委会(1998)

GDP数据: 内阁府 (2017a)

注: 1. 表格为坂田 (2016年)所示表格的扩展版本。

2. 由于舍入, 总和不相加。

(2) 经济与社会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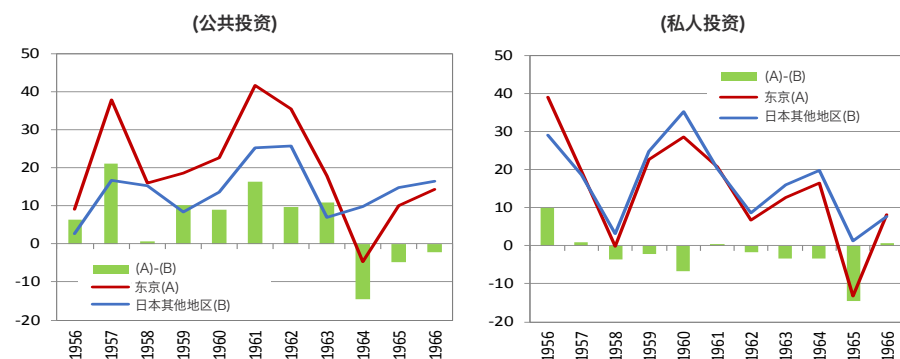
尽管没有被包含在组委会的官方报告中, 但私人部门也进行了投资以最大限度的利用奥运会提供的商机。例如, 为迎接奥运会, 在东京建成了多家国际标准的宾馆, 以接待游客。

奥运会带来的国内需求增长推动了当时正在增长的经济。

东京奥运会举办之际正值高速增长期(1954至1970), 当时的平均实际经济增长率约为10%。这一时期的前半部分(1954至1964)是由商业投资的高速增长引领的。主办奥运会以及投资基础设施引起的额外支出进一步推动了这一时期经济增长。

图表I-1 显示了公共和私人部门在东京和日本其他地区进行投资的对比。可以看出, 1959年之后东京公共投资的增长显著超过了日本其他地区(东京于1959年5月被宣布获得奥运会主办权)。相比之下, 东京私人投资的增长与日本其他地区持平。

图表 I-1 在东京的投资 (1956财年 - 1966财年)



数据来源：内阁府

注：数据基于1973年国民核算制（基准年=1980历年）

奥运会也有助日本国民变得更加开放。

1960年代前期是一个国际化的时代。在1950年代中期实现的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上,日本开始向世界开放其经济,并努力成为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一场主要的贸易自由化风潮于1960年伊始,并促成日本在1963年接受国际关贸总协定(GATT)第十一条以及在1964年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日本也于1964年成为经合组织的成员。普通公民的出境旅游管制也在这一年废除。

尽管经济已经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开放,但国民们仍然对外国和外国人感到生疏。在这层意义上,奥运会为国民更加贴近和熟悉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了绝佳的契机。

(3) 考量经济影响时的注意点

尽管奥运会被视为可对经济和社会产生积极影响,但还应留意以下几点,以防高估其积极影响。

首先,虽然举办奥运会的额外开支在开幕之前的时期推动了经济增长,但是其也许会占用其他可能支出的经费,尤其是适逢政府掌握的外汇储备水平较低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汇率制下,日本银行经常不得不收紧其货币政策,以防这一风潮耗尽其有限的外汇储备。

其次,为筹备奥运所进行的公共和私人投资以及其他经费圆满实现了其目的,并在奥运会结束后销声匿迹。1964年和1965年奥运会结束后公共和私人投资分别大幅度下滑即可证明这一点(详见 图表I-1)。

国内需求的下滑是1964年后日本经济陷入衰退的部分原因。这一衰退后被命名为“结构性衰退”,是日本在高速增长期所经历的最为严峻的衰退。其导致日本政府自1947年颁布财政法之后首次发行政府债券,并使得日本银行致力应急流动性举措。

第三,无论有没有奥运会,基础设施投资尤其是铁路和高速公路等经费是长期支出项。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可将奥运会视为具有提前带来今后投资的效应,而非创造全新的投资机会。

(ii) 1972年札幌冬奥会

日本主办的第二届奥运会是于1972年在北海道札幌举办的第十一届冬奥会。这是冬奥会首次在亚洲举办。冬奥会于2月3日开幕并于2月13日闭幕。共有来自35个国家和地区的1006名运动员参加了6个运动大项下35个小项的比赛。

根据1972年冬奥会组委会的资料,冬奥会包括人员、设施、新闻报道、奥运村及其其他的行政与运营成本总额为80亿日元。

冬奥会的场馆都建在札幌附近。新建的场馆包括真驹内屋内竞技场、真驹内屋外竞技场、月寒体育馆、惠庭岳滑降竞技场以及大仓山跳台竞技场。建设和翻新这些场馆的成本总额为90亿日元。

同时还建设了札幌周边的基础设施。例如,札幌市营地铁和道央自动车道都是在冬奥会之前对公众开放的。建设这些基础设施的成本总额为2020亿日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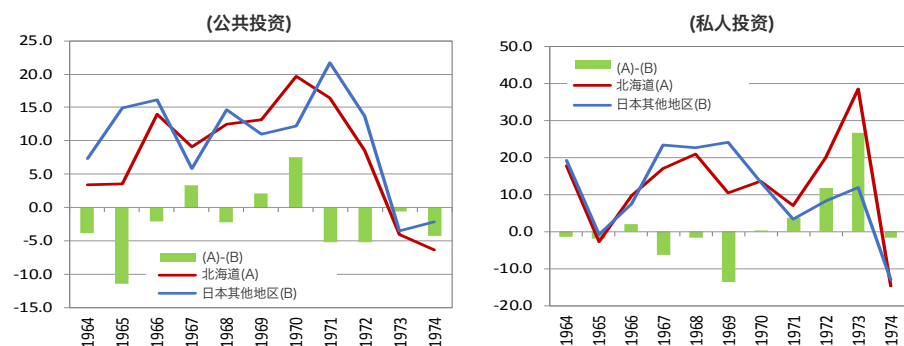
上述成本的合计总额为2190亿日元,约相当于1971财年名义GDP的0.3% (详见表格 I-2)。⁵

私人部门也进行了投资,如建设新宾馆和扩建已有宾馆,还新建了地下购物广场。

由于是冬奥会,与1964年在东京举办的夏季奥运会相比,成本总额相对有限。其对于区域经济的影响也相对较小:如图表 I-2所示从1966年起公共投资就已经出现了适度的加速(札幌于1966年4月被选为1972年冬奥会主办城市)但私人投资直到1971年才出现加速。

⁵ 根据Flyvbjerg, Stewart, 和Budzier (2016)的研究,如按照总成本以及小项比赛平均和运动员平均成本来计算,1972年札幌冬奥会的直接成本(行政和运营成本加上场馆的新建和翻新成本)属于在1960年至2016年之间举办的夏季和冬季奥运会中的最低水平。

图表 I-2 在北海道的投资 (1964财年 - 1974财年)



数据来源：内阁府

注：数据基于1973年国民核算制 (基准年=1980历年)

从另一方面来说, 无论其影响如何, 其不会排挤其他投资, 因为日本仍处于固定汇率制之下(当时史密斯协定有效), 外汇储备逐步增加, 因此低外汇储备时代的限制不再适用。此外, 这一时期的货币供应量以约20%的涨幅持续递增。

冬奥会之后出现了投资下滑, 如图表I-2所示。不过, 长期性的下滑也许是受到了1973年爆发的第一次石油危机以及其后实施的限制性宏观经济政策的消极影响所致。

(iii) 1998年长野冬奥会与冬残奥会

日本主办的第三届奥运会是于1998年在长野举办的第十八届冬奥会。

这届冬奥会于2月7日至22日在长野市和长野县内的其他行政区域举办。共有来自72个国家和地区的2176名运动员参加了7个运动大项下68个小项的比赛。冬奥会后的第七届冬季残奥会于3月5日至14日举办。这是第一届在亚洲举办的冬季残奥会。共有来自31个国家和地区的571名运动员参与了5个运动大项下34个小项的比赛。这也是至今参加运动员人数最多的残奥会。

根据第十八届冬奥会组委会的资料, 这届奥运会的行政与运营成本, 包括人员、公共关系和媒体支持、器材以及信息通信系统的支出, 总额为1140亿日元。

场馆位于长野及其周边地区, 包括山之内(志贺高原)、白马、轻井泽和野泽温泉。长野境内的主场馆有长野市奥林匹克纪念体育馆(新建)、长野市若里多功能运动体育馆(新建)、长野市真岛综合运动体育馆(新建)以及南长野运动公园(改建)。建设和翻新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场馆的成本总额为1360亿日元。基础设施投资成本总额为12910亿日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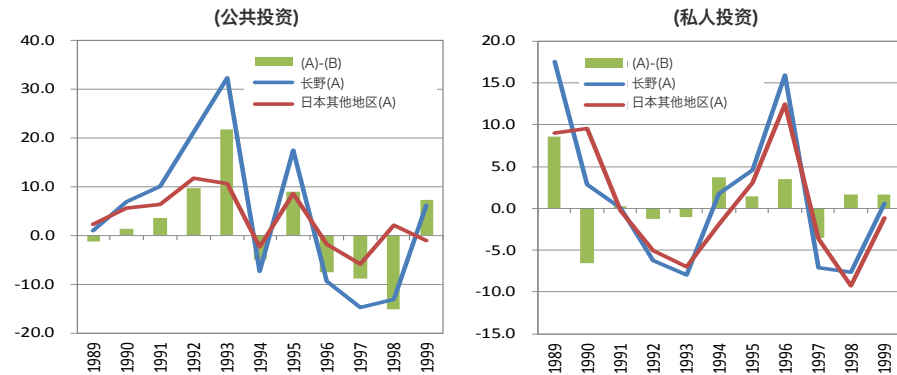
包括改善基础设施如升级北陆新干线和建设高速公路以及其他与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相关的公路。上述合计总额为15410亿日元, 约相当于1997 财年名义GDP的0.3%(详见表格I-2)。⁶

私人部门亦进行了投资。如图表 I-3所示, 公共投资在1991年(长野于1991年6月被选为1998年冬奥会的主办城市)后开始增长。然而, 该图表同样显示, 公共和私人投资在冬奥会举办前的1997财年就已经出现了骤然下降。这部分反映出在冬奥会之前建设工程就已完工, 同时也反映出日本经济在1997年开始走低, 其原因有当年4月上调消费税率、7月爆发亚洲金融危机以及11月几家主要金融机构崩溃等。⁷

⁶ 根据Flyvbjerg, Stewart, 和Budzier(2016)的研究, 如按照总成本以及小项比赛平均和运动员平均成本来计算, 1998年长野冬奥会的直接成本(行政和运营成本加上场馆的新建和翻新成本)大致属于在1960年至2016年之间举办的冬季奥运会样本中的中间水平。

⁷ 三好向洋和佐佐木胜(2016)通过比较实际数据和反事实动态评估了1998年长野冬奥会对于经济和劳动市场的长期影响。详见三好向洋和佐佐木胜,《1998年长野冬奥会对经济和劳动市场成果的长期影响》(原名为「1998年長野冬季オリンピック大会が経済および労働市場に及ぼす長期的影響」)。

图表 I-3 在长野的投资 (1989财年 - 1999财年)



数据来源: 内阁府

注: 数据基于1973年国民核算制 (基准年=1990历年)

3. 韩国(朱源博士、吴俊范高级研究员)

1988年首尔夏季奥运会是首次在韩国举办的大规模国际体育赛事。1981年、在第84届国际奥委会全会上, 首尔被指定为1988年夏季奥运会主办城市。当时韩国首尔和日本名古屋是1988年奥运会的候选城市, 最终首尔赢得了79票中的52票。韩国由此成为了亚洲第2个和世界第16个主办奥运会的国家。

在首尔举办奥运会的重要性在于, 作为和平象征的奥运会在东西方冷战加剧期间在一个被南北分断的国家举办。在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期间, 包括美国在内的60多个西方国家为抗议苏联于1979年入侵阿富汗而进行了抵制。尽管这是第一次在共产主义集团国家举办奥运会, 但包括美国、西德、日本和韩国在内的67个国家为抗议苏联于1979年入侵阿富汗而进行了抵制。在开幕式上, 国际奥委会(IOC)主席强调说, 莫斯科奥运会是由国际奥委会主办的国际赛事, 理应超越政治、宗教和种族。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是美国自1932年以来再次主办奥运会, 并成为第三个两次举办奥运会的国家。包括苏联、东欧各国、朝鲜和古巴在内的11个国家为抗议美国抵制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而拒绝参加(东方集团国家仅罗马尼亚参加)。尽管如此, 仍有140个国家参加了奥运会(奥运史上数量最多), 并有超过580万人现场观看。

在1981宣布1988年首尔奥运会之后, 七年间各项设施和基础设施的预计成本总额为23826亿韩元(KRW)。与奥运会直接相关的经费预计为11084亿韩元, 而建设其他附属设施的预计成本为1244.2万亿韩元。其中包括了体育场设施、建设奥运高速公路、改善汉江、扩建金浦机场、公路养护以及基础设施投资。根据韩国中央研究院的资料, 23826亿韩元的生产诱发效果为47504亿韩元, 而收入诱发效果则估计为18462亿韩元。

从1988年9月17日至10月2日, 奥运会的支出总额为5890亿韩元, 而收益总额为8410亿韩元。首尔奥运会盈余2520亿韩元。不过, 首尔奥运会组委会公布的这一盈余中包括了来自政府的371亿韩元捐助、运动员村和新闻村义卖所得的1315亿韩元捐款、565亿韩元国家捐赠以及来自奥林匹克公园艺术品的90亿韩元。因此, 首尔奥运会的净利润仅有179亿韩元。

首尔奥运会的经济效益在于, 首先, 其在比赛运营期间没有出现赤字。大致来说, 夏季奥运会与冬季奥运会不同, 一般在大城市举办, 对于社会间接资本和旅游业投资较有吸引力。但是, 数届奥运会都没有获得盈余, 甚至没有社会间接资本投资。

其次, 大规模社会间接资本投资的不利影响通过在首尔这样一个正在发展的城市举办而受到抑制。在首尔奥运会于1988年举办后, 投资额为23826亿韩元, 考虑到当时韩国经济的体量, 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额。不过, 考虑到首尔正在增加的人口以及首尔中心和副中心如永登浦等地的拥堵, 首尔东部的发展和市区高速公路的建设为首尔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最后, 提升民族品牌的效果十分巨大。在奥运会之前, 韩国仅是一个依靠轻工业出口的发展中国家, 但奥运会是一个向世界展示韩国发展的机遇。参加首尔奥运会的160个国家中包括了与韩国没有外交关系的共产主义集团国家, 为国际和平提供了一个新契机。

II. 未来奥运会的经济展望

1. 中国(陈剑副会长)

2022年,北京和张家口将共同主办冬奥会。比赛场馆将位于三地:北京市、北京市延庆区以及张家口市崇礼区。为了确保三地场馆之间的运输服务,北京将建设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以连接北京与延庆以及张家口。京张城际铁路即将开始建设。其总长约为174公里,干线沿线将设约10座站点。其设计时速将达到350公里/小时;从北京北站起,20分钟即可抵达延庆站,52.5分钟即可抵达张家口站。为协助比赛观众抵达崇礼,京张城际铁路还将修建崇礼支线。从支线步行10分钟即可抵达奥运村和周边场馆。

为举办2022年冬奥会,未来将有25座场馆在北京、延庆和张家口三地落成。其中12座是竞赛场馆,13座是非竞赛场馆。25座场馆当中,10座为已有建筑,6座已经规划,4座将为冬奥会建设,还有5座为临时建筑。北京将拥有5座竞赛场馆和7座非竞赛场馆,而延庆区将拥有2座竞赛场馆和3座非竞赛场馆。对于冬奥会的直接投资有两个目的。一是建设冬奥会场馆和非竞赛场馆;按照2014年币值,这一部分投资总额为15.1亿美元,相当于928.6亿人民币。冬奥会的直接投资以及奥运组织委员会的投资将主要分配至场馆的租赁、临时设施以及场馆的试运营。详细明细如下。

表格 I-3 2022年冬奥会场馆投资细节

单位:1亿人民币

场馆类型	场馆名称	地理位置	场馆现状	小项	公共资金	私人资金	总额
竞赛场馆 (56.1)	国家游泳中心	北京	已有	冰壶	0.73		0.73
	国家体育场	北京	已有	男子冰球	1.25		1.25
	国家速滑馆	北京	新建	速滑	5.31	6.5	11.81
	首都体育馆	北京	已有	短道速滑/花样滑冰	0.433		0.433
	五棵松体育馆	北京	已有	女子冰球	0.579		0.579

场馆类型	场馆名称	地理位置	场馆现状	小项	公共资金	私人资金	总额
竞赛场馆 (56.1)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	延庆	新建	高山滑雪	10.04		10.04
	国家雪车雪橇中心	延庆	新建	雪车/雪橇	9.92		9.92
	冬季两项中心	张家口	新建	冬季两项		4.39	4.39
	北欧中心越野滑雪场	张家口	新建	越野滑雪		5.83	5.83
	北欧中心跳台滑雪场	张家口	新建	高山跳台		3.72	3.72
	云顶雪域	张家口	已有	自由式滑雪/单板滑雪		5.17	5.17
	云顶新雪域	张家口	已有	自由式滑雪/单板滑雪		2.23	2.23
训练场馆 (3.00)	首都体育馆短道速滑	北京	已有		2.61		2.61
	首都滑冰馆	北京	已有		0.33		0.33
	首都体育馆训练场馆	北京	已有		0.06		0.06
选手村 (32.20)	北京奥运村		新建			18.21	18.21
	延庆奥运村		新建			6.92	6.92
	张家口奥运村		新建			7.07	7.07
主新闻中心	国家会议中心	北京	已有		0.572	0.572	
其他非竞赛场馆	国家体育场	北京	已有		0.973	0.973	
总额					32.81	60.06	92.86

数据来源:陈剑编,《京张冬奥发展报告2016》,第21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2月,第一版

冬奥会对北京和张家口的经济影响将分为三个阶段。(1)冬奥会之前,对于各类场馆和配套基础设施的投资将逐步增加,从而推动地方GDP的逐步增长。(2)奥运年期间,比赛运营将推动GDP增长达到顶点。(3)2022年之后,对于冰雪产业奥运比赛的长期推广将逐步在两地展现出成效。

2.日本(斋藤润教授)

(i) 2020年东京奥运会与残奥会

东京将在2020年主办第三十二届奥运会。这将是第四次在日本举办奥运会，东京也将成为日本首座举办两次奥运会的城市。其将于7月24日开幕并于8月9日闭幕。33个运动大项预计将举办339个小项比赛、运动员人数上限为11090人。⁸ 随后的第十六届残奥会将于8月25日至9月6日举办。届时将有22个运动大项下的537个小项比赛、运动员人数上限为4400人。⁹

(1) 直接与间接成本

根据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组委会最新的预算预测，行政和运营成本预计约为8200亿日元。

场馆预计将位于东京及其周边县和福岛县。位于东京的场馆包括新国立竞技场(重建)、有明体育馆(新建)以及有明体操竞技场(新建)。建设和翻新场馆的成本预计约为6800亿日元。此外，还将预留1000至2000亿日元的储备金以备不时之需。

这届奥运会同时还将受到力图改善基础设施的投资支持。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包括重建和维修首都高速公路、新建和扩建铁路线路以及扩建成田和羽田国际机场。某私有智囊团预计基础设施投资成本总额将为2至3万亿日元。

上述合计总额为36000至48000亿日元，或占2020财年名义GDP的0.6%至0.8%(详见表格I-4)。¹⁰ 一方面，其也将比1972年札幌和1998年长野两届冬奥会的规模要大。另一方面，在现阶段，其又远小于并未包含残奥会成本的1964年东京夏季奥运会。不过，应当注意到的是，以往经验表明最终决算将会在相当大的范围内超出原始预算。

8 国际奥委会于2017年6月9日作出决定。

9 国际残奥会(IPC)于2017年9月4日作出决定。

10 2020财年的预估选自内阁府经济振兴案，《中长期经济与财政预估》。

表格I-4 奥运会的预期直接与间接成本

	东京2020	札幌2026
直接成本	1,600-1,800	433-457
(占名义GDP比重)	(0.3)	(0.1)
行政和运营	820	246-249
建设和翻新场馆	680	184-210
其他	100-300	109
间接成本	2,000-3,000	N.A.
(占名义GDP比重)	(0.3-0.5)	N.A.
基础设施建设/升级	2,000-3,000	N.A.
总额	3,600-4,800	N.A.
(占名义GDP比重)	(0.6-0.8)	N.A.
名义GDP	607,600 (2020财年)	733,200 (2025财年)

数据来源：2020年东京：东京奥运会与残奥会组委会(2016)，东京都政府(2017)，瑞穗综合研究所(2017)
2026年札幌：札幌(2016a)；札幌(2016c)

GDP数据：内阁府(2017b)

注：1. 该表格为坂田(2016)表格的扩展版本。

2. 由于舍入，总和不相加。

(2) 引致支出

一些研究机构预计，私有部门将对奥运会和残奥会做出额外投资。例如日本银行列出的清单中宾馆新建和翻新总额为8,000亿日元，城市更新总额为4.8万亿日元。投资总额为5至6万亿日元。¹¹

一些研究机构预计，为奥运会和残奥会进行的额外开支将有助于日本经济。首先就是境外游客人数以及其人均消费的增加。

自2015年起，外国游客的人数飞速增加。当前预估显示，2020年外国游客的人数将达到3300至3600万人。¹² 如果奥运会能在这一势头之上吸引更多游客，政府达到4000万人的目标将会触手可及。

11 在较早阶段，都市战略研究所(2014)预计宾馆建设的成本将达到3950亿日元，城市更新成本将达到4500亿日元。详见都市战略研究所，《主办2020年东京奥运会对我国经济波及的影响》(原名为「2020年東京オリンピック・パラリンピック開催に伴う我が国への経済波及効果」)。一份来自瑞穗综合研究所(2017)的最新预测显示，2017年之后有望支出的城市更新成本数额约为35600亿日元。应当注意的是，这一预计中包含了有望在2020年之后完成的预估。

12 日本银行(2015)预估2020年外国游客将达到3300万人，而瑞穗综合研究所则(2017)预估将达到3600万人。

除了游客人数的增加之外, 其人均消费也广受期待。人均消费能力极易受到依赖游客来源国的收入增长及其货币与日元之间的汇率变化的影响。不过, 日本产品的质量与安全以及观光景点也是游客决定预算开支的重要因素。因此, 通过政府与私人部门共同努力提供更多机会供游客享受日本之旅, 可提高赴日外国游客的人均消费。

其次是私人投资为抓住奥运会创造的新需求而出现的增长。除了宾馆新建和翻新以及城市更新, 残奥会与奥运会共同举办也将加速改善公共和交通设施建设, 从而更加方便残障人士。一家私有智囊团预估, 引入无障碍设计将增加约8000亿日元的投资。

(3) 宏观经济影响

鉴于上述预计, 2020东京奥运会与残奥会将日本宏观经济活动产生重大影响。有两种方式可以用来预计这类与奥运会和残奥会相关的支出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一种方式是预计其对总产量的影响。东京都发布的采用了输入—输出表格的预测就是这种方式。根据该预测, 增加的约2万亿日元的直接支出(包括参与者和观看者支出、国际转播、直接管理成本以及新建翻新场馆的成本等的增加)将在东京和日本全国分别引致3.4万亿日元和5.2万亿日元的额外生产量。12.2万亿日元的遗产相关支出增加(包括与奥运会之后场馆的利用相关的支出以及在体育活动和旅游业方面的增加)有望在东京和日本全国分别引致约17万亿日元和约27.1万亿日元的额外生产量。

另一种方式是考量其对GDP的影响。一个示例就是日本银行的预测。其预测, 外国游客需求的增加(按照他们的人数以及人均消费)和公共及私人部门投资的增加(用于场馆和基础设施)将引发实际GDP增长率从2015年至2018年向上偏移约0.2至0.3个百分点, 相当于2018年实际GDP增长约1%。

(4) 在考量经济影响之际的注意点

然而, 关于经济影响, 尚有若干注意点。尤其是, 如果当前经济形势保持不变, 则有可能出现排挤效应。

通过长期利率增加出现的排挤效应在此并不考虑, 因为在量化质化宽松政策和收益曲线控制下, 长期利率将保持较低水平(当前承诺下为0)。在这样的货币状况下, 私人投资将不会受到经济活动增加的影响。

引人关注的是通过劳动者竞争以及相应的工资增加而出现的排挤效应。劳动市场已经显著供不应求(请参看第1部分的探讨)。如果奥运会的建设项目如期进行, 其他项目可能会难以确保劳动力。如此导致的对其他项目的制约可能会部分抵消奥运会对经济活动的积极影响。

另一个需做保留看法之处是经济活动在奥运会之后下滑的可能性。为了弥补这一降低, 应采取措施刺激私有部门国内需求。除了落实结构性政策以消除障碍进行增长之外, 推动创新和开辟新兴产业也必不可少。

(5) 社会影响

关注奥运会和残奥会对社会的影响也十分重要。

首先是进一步融入全球化世界。与对外全球化相比, 日本的对内全球化发展相对较为缓慢, 尤其是在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吸纳外国劳动者领域。这导致在日本对于外国人和外国公司的接触有限, 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入境游客的增加将为接触和了解外国运动员及游客提供绝佳的机会, 从而变换思维模式并推动对内全球化。

其次是加深对于多样性的理解。尽管已经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 但男女平等仍是有待日本政府和社会解决的课题。奥运会中女性运动员的积极参与将启发日本国民改善这一状况。同样的, 主办残奥会也将为思考残障问题以及认识创建残障人士宜居并与普通人平等相处的经济社会的必要性提供契机。

第三是对年轻人和老年人产生积极影响。2020年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将在奥运史上最为 高龄的国家举办。2020年东京奥运会之际日本年轻人在人口总数中占比和实际人数都将远低于1964年东京奥运会: 尽管2020年的人口总数为1.25亿人, 将大于1964年的9700万人, 但人口总数中0至14岁的人群在2020年(1500万人或总人口的12%)将大幅低于1964年(2,500万人或26%)。相比之下, 2020年老年人的人数和占比将高于1964年。2020年65岁以上人口预估将达到3600万人(总人口的29%), 大幅高于1964年的600万人(6%)。

对于年轻人来说, 奥运会将提供宝贵的机会使他们亲眼见证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健儿全力拼搏。同时也将为年轻人提供受益终生的楷模。

对于老年人来说, 奥运会将提供机会去更加严肃的思考体育运动以及保持健康体魄的重要性。如果老年人受到激励, 更加努力的强身健体, 他们将更加健康长寿。这将有益于老年人自身, 因为可以推迟他们卧床不起的时期。这也同样有利于社会保障制度, 因为需要支付给老年人的保障金会有所减少。

(ii) 2026年札幌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札幌计划竞争在2026年第二次举办冬季奥运会。¹³ 如果成功，其将成为日本第一座两次主办冬奥会的城市。这届奥运会将由札幌和北海道其他城镇共同举办。

(1) 直接成本

根据该计划，冬奥会将于2月6日开幕2月22日闭幕，共举办7个运动大项的98个小项比赛。之后的残奥会将于3月6日至3月15日举办，届时将有5个运动大项下72个小项比赛。

通过最大限度的利用1972年札幌冬奥会遗产以及充分利用其作为冬季运动中心的潜力，札幌力争向世界展示一种既经济有效又环境友好的奥运会模式。

根据札幌市的资料，预计行政和运营成本(包括竞争主办权成本)为2460至2490亿日元，而预计准备场馆和设施成本(直接资本成本)为1,840至2,100亿日元(差异在于速滑赛事的场馆)。合计总额为4330至4570亿日元(详见表格I-4)。按照其在GDP的占比，即0.1% 行政和运营成本预计将高于1972年札幌和1998年长野冬奥会。¹⁴

(2) 经济影响

札幌是北海道的首府，享有在北海道相对较高的人均收入。根据2014财年札幌市民账目，人均收入为286.8万日元，高于北海道平均值2%。部分原因是人口在某区域增长却在其他区域减少。

不过札幌的收入水平却在逐渐落后于日本其他地区：2014财年低于全国平均值近9%。同时预计其还将在中期面临人口下降。

面对这些预期困难，札幌正在寻找吸引更多人口和改善其经济前景的途径。由于札幌已是知名的滑雪胜地，其将冬奥会视为修缮更新设施并再一次向世界展示其吸引力的机遇。如果其成功吸引外国游客以及日本其他地区的游客，札幌和北海道都将从中受益。

根据札幌发布的预测，观众人数总额将达110万人，运动员、官员、媒体以及观众的消费支出有望合计达到510亿日元。

札幌使用了输入—输出表格的宏观经济影响预测显示，直接成本和消费支出产生的总需求增长导致的引致生产量预计札幌为6450亿日元、日本全国为11890亿日元。生产量的增加亦有望分别为札幌和日本全国提供5.2万和8.6万个工作岗位。

¹³ 札幌在提交其主办2026年冬奥会的申请之前，已与日本奥委会达成协议以于2017年11月开始与国际奥委会的对话进程。主办权预计将于2019年9月在意大利米兰召开的国际奥委会全会上做出决定。

¹⁴ 2025财年预估选自内阁府经济振兴案 (2017a)。

在正式申办2026年冬奥会的筹备过程中，札幌应对冬奥会进行规划，从而为该地区提供长期发展的持续动力。

3. 韩国(朱源博士、吴俊范高级研究员)

2018年韩国主办平昌冬季奥运会。这是1988年首尔夏季奥运会之后首次在韩国举办的奥运会。平昌在申办2010年冬奥会之际曾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第一名，但在最终投票中落败。加拿大温哥华仅以三票优势获胜。平昌也在申办2014年冬奥会(俄罗斯索契获胜)投票中落败。其在第三次挑战中，赢得了2018年冬奥会主办权。

通过举办2018年冬奥会，韩国有望成为第六个主办国际体育赛事“大满贯”的国家。韩国已经主办四大主要国际体育赛事：夏季和冬季奥运会、世界杯以及世界田径锦标赛。¹⁵ 尽管这对国家和人民来说是至高荣誉，但从经济角度来看，主办国际赛事却具有明显利弊。因此，本章将探讨平昌冬奥会的经济效应并考量奥运会成功的标准。

(i) 平昌冬奥会的经济效应¹⁶

国际体育赛事的经济成效可分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首先，直接效应包括投资和消费支出效应。投资效应反映主办冬奥会的投资总额，如体育场馆、交通和住宿。消费支出效应涵盖国内和海外游客的消费开支以及奥运会的开支。间接效应包括附加旅游效应以及在闭幕式后成为知名旅游目的地而提升的国家形象。

在预测直接效应之际，韩国对平昌冬奥会的投资总额已达约72255亿韩元。¹⁷ 约47425亿韩元被投资到公路和铁路，7710韩元被投资到住宿设施，5402亿韩元被投资到体育场馆。根据韩国银行公开的资料、考虑到使用输入—输出表格的部门的生产诱发系数，总投资(生产诱发额)的经济效应预计约为16.4万亿韩元。

消费支出的经济效应被分为外国游客的消费支出、国内游客的消费支出以及冬奥会开支的经费。

冬奥会期间赴韩的外国游客人数增长预计约为390000人。这一数字是根据2002年世界杯期间外国游客人数较上一年增长了约3.9%的事实估算的。根据赴韩外国游客的平均消费(约1,600美元)以及平均汇率，外国游客消费支出总额预计可为7213亿韩元，而生产诱发额预计约为12543亿韩元。

¹⁵ 国际体育赛事大满贯国家为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俄罗斯(2018)和美国(2021)不久也将加入其中。

¹⁶ 本章根据 Joo & Park(2011)的工作底稿编写，《主办平昌冬奥会的经济效应》(原名为“평창 동계올림픽 개최의 경제적 효과”)，现代经济研究院11-17。

¹⁷ 根据平昌冬奥会组委会公开的资料以及媒体的报道，韩国迄今为止预计为了冬奥会花费约13万亿韩元。不过，在本文，分析采用了最初预算。

冬奥会期间赴平昌的韩国游客人数增长预计约为200万人。冬奥会期间赴平昌游客有望较常年增加30%。考虑到国内游客的平均消费(约119515韩元/人),主办平昌冬奥会产生的韩国游客的消费支出预计约为2390亿韩元,而生产诱发额预计约为4155亿韩元。

冬奥会组委会将为冬奥会花费约1.9万亿韩元,生产诱发额预计约为37550亿韩元。

因此,消费支出总额(生产诱发额)的经济效应预计约为47453亿韩元。

其次,在预测间接效应之际,如果平昌成为全球冬季旅游目的地,附加旅游需求将有望出现。因此,假设在闭幕式后未来10年每年增加当前1000万外国游客的约10%、未来10年由外国游客的附加旅游引发的支出将达到约18.46万亿韩元,而经济效应则可达约32.2万亿韩元。

此外,主办国际体育赛事不仅可以提升城市(地区)品牌如平昌和江原道,还可以提升韩国的民族品牌,这将改善国家的企业形象以及韩国企业在中长期的经济业绩。总体来说,考虑到全球企业花费约1亿美元提升其品牌知名度的1%,韩国的百强企业需要花费100亿美元以提高其品牌知名度的1%。假设民族品牌认知度和百强企业的品牌知名度由于冬奥会提升1%,那么经济效应将相当于100亿美元(11.6万亿韩元)。

因此,直接经济效应约为21.1万亿韩元,间接效应约为43.8万亿韩元,经济效应总额预计为64.9万亿韩元。为实现这些经济效应,政府应聚焦提升民族品牌并将主办冬奥会化为韩国经济向前跨越的机遇。韩国企业亦应聚焦向海外市场扩展并通过最大化民族品牌形象提升企业品牌价值。韩国国民应承诺积极参与和向冬奥会投入热情,从而实现国家一体化和经济增长。

(ii) 冬奥会成功标准¹⁸

上一章仅探讨了平昌冬奥会对总体经济的积极效应。本章将从准备到结束考察与比赛相关的成本和收益,尤其是在盐湖城和长野举办的冬奥运,并探讨冬奥会成功标准。

由于冬奥会运动的性质,大多数主办城市在赛事过后都面临着成本负担。大多数冬奥会主办城市都不位于所在国的人口或经济中心;通常这些城市人口都非常少。因此建设所需的基础设施成本高昂。此外,由于冬季运动的普及程度相对较低并且大多数设施都只能在一年中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维修成本也是赛后的问题。

成本、收入以及奥运会前、中、后的经济效应如下。

在奥运会之前,会进行设施和基础设施投资。其结果是建成体育场馆、住宿设施和媒体村,并且交通和电力等社会基础设施也会受到投资。投资基金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私人资本出资。此时,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也许发行债券。经济效应包括设施和基础

设施建设的产值、附加值以及就业引致效应。赛事期间,奥运会组委会会产生官方运营费用。这些运营费用包括人力费用、设施运营成本以及开闭幕式费用。收益由企业赞助、门票销售、商标收益、国际奥委会基金以及转播收益组成。经济效应包括游客消费支出和运营支出的产值、附加值以及就业引致效应。赛后成本由奥运相关设施的维护成本组成。收入包括来自地方居民和运动员对设施使用的费用。经济效应涉及普及程度提高后来自游客的消费支出的产值和附加值。

为使一届冬奥会成功,应控制筹备成本。如果成本增加在所难免,应通过向公众和媒体披露计划变动以及决策过程以确保透明性。其次,应将赛后利用不确定的固定设施降到最低。

与夏季奥运会不同,冬奥会的许多项目并不知名,并且大多数仅出现在冬季。因此,对于历届冬奥会来说,固定设施的赛后运营成本成为了最大的财政负担。为避免这类问题,体育场馆的建设应易于拆除,并且住宿设施应易于转化为租赁场地。

第三,需设立专门机构在赛后负责设施管理并构建和运营务实的路线图。在奥运会之前,应对赛后设施管理机构和可盈利业务制定明确的规划。如果设施转而由地方居民使用,考虑到所在城市的人口规模、收入水平和年龄分布,这些设施必须缩减至适度的大小。

第四,需通过扩展旅游基础设施和产品开发,将冬奥会主办城市知名度提高的经济效应最大化。在冬奥会之前,需进行积极的营销努力以吸引外国游客。需要建立和考察旅游资源并开发与冬奥会相关的旅游产品。

18 本章根据“Joo, Oh & Baek”(2014)的工作底稿编写,《平昌冬奥会成功标准》(原名为“평창 동계 올림픽의 성공 기준”),现代经济研究院14-08。



第II章

政策建议

- I. 中国（陈剑副会长）
- II. 日本（斋藤润教授）
- III. 韩国（朱源博士、吴俊范高级研究员）



第II章 政策建议

I. 中国 (陈剑副会长)

奥运经济

(1) 强化奥运经济合作

三国可探讨下列三边奥运经济合作事宜。(1) 强化冰雪(I&S)产业合作。2022北京冬奥会将成为中国冬季运动产业发展的催化剂。通过这个机会,北京和张家口将建立冬季运动产业带、群或基地。为拓展中国的冰雪产业,日本和韩国可增加其在中国冰雪产业市场的投资,包括冰雪健身和休闲产业、高水平的竞赛表演产业以及冰雪旅游产业。建立一批顶级滑雪设备制造企业从而与冰雪基地和冰雪旅游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将使在中日韩逐步建设的冰雪产业能够成为可与欧美相抗衡的支柱产业。此外,北京冬奥会的场地之一是位于华北的张家口,该地拥有丰富的风能和太阳能资源。三国可加快在风能和太阳能方面的合作,并共同建设代表了尖端水平的国际“低碳奥运区”。(2) 提升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合作。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日韩可以互补。中国具有价格和劳动力的竞争优势,而日本和韩国则具有工程和技术的显著优势。中国可以利用日韩的技术优势并邀请他们参与中国冬奥会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日本和韩国将主办奥运会,也需要基础设施投资。中国也可以利用他们自己的优势并投资日本和韩国的奥运会基础设施建设。(3) 提升奥运会市场开发方面的合作。各国的国内企业可以被动员起来积极参与赞助计划和特许计划,既有助于他们自身的发展又受到各自组委会的支持。国家合作可以提升各国在其国内市场的票务计划,从而鼓励公众观看比赛。

(2) 加强三国间文化交流与合作,并分享主办奥运会的经验

在三国间分享主办奥运会的经验可包括以下方面。(1)奥运会低谷效应。如何避免奥运会后的可持续发展,是中日韩在制定奥运规划和城市规划时必须考虑的问题。(2)场馆的赛后利用。为解决场馆闲置的问题,场馆的设计不仅要考虑奥运会期间的功能性需求,还需考虑赛后的功能定位和综合利用。应充分考虑场馆的混合与多功能设计,并且应在建设阶段为多样化的赛后利用预留空间。(3)分享主办残奥会的经验。日本是三国中唯一举办过冬奥会和残疾人冬奥会的国家,并在主办这些赛事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值得与中韩两国分享。

(3) 成立中日韩奥运城市联盟并设立奥运城市发展基金

1964年东京奥运会为亚洲国家主办奥运会树立了先例。今后四年中,三国将主办三场奥运会,这意味着中日韩将有更多城市跨入奥运城市的行列。

北京曾主办过第29届奥运会,不过有六座其他城市也参与其中。奥帆赛在青岛举行,马术赛事在香港举行,奥运足球赛在秦皇岛、上海、沈阳和天津举行。此外,南京在2014年主办了青年奥运会,北京和张家口将共同主办2022年冬奥会。换句话说,中国有九座城市跨入了奥运城市的行列。其中,北京、天津和上海是中国中央政府直辖市。

韩国的奥运城市是首尔(1988)以及江陵和平昌(2018),日本的奥运城市是东京、札幌(1972)和长野(1998)。我们提议成立三国奥运城市联盟,这将包含12座城市以及三国首都。我们提议为中日韩奥运城市联盟设立办公室和秘书处,以加强成员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并由三国首都作为各国的核心。作为一个次区域发展联盟(因为其仅包含成员国的若干城市),其具有发展和广泛合作的高度灵活性和广阔空间。联盟将继承奥运遗产,并推动中日韩奥运城市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

作为中日韩奥运城市联盟的基础,我们提议设立奥运城市发展基金,其将用于文化交流、基础设施建设、运动产业发展以及在中日韩奥运城市推广奥林匹克精神。

(4) 加强中日韩在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2018年平昌冬奥会展现了五大愿景,其中之一就是在信息和通信技术(ICT)领域取得突破。作为信息产业(IT)和电信(CT)服务的结合,信息和通信技术框架将整合通信产业、电子信息产业、互联网以及传媒产业。韩国政府的五年战略计划“韩国信息和通信技术2020(K-ICT2020)”宣布,政府将扩大其在信息通信技术部门的投资以使其成为韩国创新经济的新“蓝海”。近年来,日本已经在发展信息和通信技术产业方面取得进展,而中国也已经在一些领域实现了突破。中国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年增长率有望从2013年至2018年达到13.3%。韩国在信息和通信技术方面的突破不仅推动了科技奥运的进展,还对东北亚乃至全世界的科技革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中国、日本和韩国应强化在这一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从而尝试深度协作,以提高中日韩在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的水平,共同确保东北亚的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与世界保持同步甚至在某些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5) 推动中日韩内部旅游的发展

中日韩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三国也组成了全球旅游市场中具有强劲增长潜力和巨大潜力的重要旅游区域。通过举办奥运会的机会推动三国之间的旅游合作并力争游客达到3000万人的目标无疑是非常有价值的。例如,可设计统一的中日韩旅游线路,这样中日韩之外的游客就能游览全线并到访中日韩。我们还可建立中日韩青年旅游合作机制,制定交流计划并定期组织三国青年进行交流访问,这样他们就会成为中日韩旅游业的后备力量。我们可开发新的旅游路线并推动旅游市场的发展。

2016年12月,中韩正式实施了对公务护照持有者相互免签的政策。日本尚未对中国游客实施免签政策。旅行不应受到国界的限制。三国应扩展免签政策的范围并力争让普通中国游客受益。

三国可加快相互联系并增加枢纽城市之间的航线和航班,鼓励更多二三线中日韩城市开放空中和水上航线,并帮助和鼓励执行旅游包机航班的业务,从而使中日韩游客的访问交流更加直接和便捷。

II. 日本(斋藤润教授)

中日韩在短期内相继主办奥运会和残奥会为三国加深相互合作提供了宝贵的机会。规划详尽且有条不紊的合作将使三国共同受益。

奥运经济

在奥运会和残奥会领域的合作将会成为一个显著而重要的起始点。其将通过以下三个渠道实现。

首先,三国将可共享通过主办奥运会获得的信息和经验。一种显而易见的实现方式是通过奥运会组委会之间的人员往来。上一届奥运会组委会的成员可以加入下一届奥运会的委员会并传授他们的信息和经验。或者,下一届奥运会的组委会成员可以加入上一届奥运会的委员会并带回信息和经验。两种方式都将使三国的奥运会更加成功。

其次,体育运动的更广泛合作也可像城市级别那样出现在地方级别上。主办城市之间的体育赛事合作可逐步扩展至涵盖其他地区。合作亦可先从专项小组开始,但之后可涵盖其他小组。

例如,中日韩青少年体育交流大会自1993年起每年举办。2017年8月,第25届大会在日本茨城县举办,共有11个运动大项。参赛者是来自三国的18岁以下的运动员或是高中生。

覆盖更广泛年龄段的三国体育赛事也在举办。中日韩田径对抗赛自2014年起每年举办。今年7月,第4届对抗赛在中国宁波举办。运动员们在七个运动小项竞争。

这些机会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为纪念三国主办的奥运会,这些大赛可以升级以覆盖全年龄段包括残障人士以及覆盖更多运动项目。

第三,合作可发展至健康促进等与体育运动密切相关的领域。由于三国的社会老龄化已经迫在眉睫或即将成为重要课题,并且对于健康愈加重视,因此在健康促进方面的合作将大有裨益。

交流三国在健康状况方面的信息以及在处理老年人健康问题方面的经验,将有助于解决未来的课题。允许来自三国的老年人交流信息还将加深三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

III. 韩国(朱源博士、吴俊范高级研究员)

奥运经济

中日韩将需要加强体育交流与合作以利用其地理近邻优势,就像2018年平昌冬奥会一样,2020年东京夏季奥运会和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也将成功举办。

首先,在三国之间举办常规体育政策论坛将使得三国的决策者们就体育政策进行联网和沟通。他们将可通过交换意见和分享知识推动体育相关领域的教育、培训、融资以及投资的合作。

其次,有必要在未来的奥运会期间对外国游客实施免签以扩展三国的旅游产业。例如,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2020年东京奥运会以及2022年北京冬奥会期间,获得一国签证的外国人可临时豁免其他两国对于旅游签证的要求。

第三,各国为国际体育赛事建设的体育设施、运动员村、媒体村以及其他设施应积极用于三国运动员的训练或用作训练场地。一些设施应被改造为文化、表演和教育设施,从而为体育、文化和艺术开辟整合空间。这样在奥运会之后,就有可能在三国之间举办或大或小的区域性和国际性赛事,并推动三国的联合体育及文化交流。此外,还有必要通过发展和推动周边地区相关的旅游吸引力,从而寻找将场馆作为旅游资源利用的途径。

第四,共同主办包含三国的国际体育赛事以及在三国建设分布式基础设施和设施,可缓和主办国际体育赛事的财政负担。闭幕式之后,设施还可由三国共同使用以扩展相互交流。

中日韩应扩展体育合作,并通过增加文化和艺术交流振兴其文化和艺术产业,例如联合举办涉及三国的文化和艺术活动等。



2018

平昌冬奥会及残奥会的相关图片





国际奥委会(IOC)主席雅克·罗格宣布平昌获得2018年冬季奥运会主办权



国际奥委会主席雅克·罗格宣布东京获得2020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权



平昌代表团听到这一决定时的反应



东京代表团听到这一决定时的反应



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宣布北京获得2022年冬季奥运会主办权



北京代表团听到这一决定时的反应



| 车旻奎(韩国)和高亭宇(中国)练习准备平昌冬奥会短道速滑男子500米



武大靖(中国)和黄大宪(韩国)在平昌冬奥会短道速滑男子500米决赛



金恩贞(韩国)和藤泽五月(日本)在平昌冬奥会女子冰壶比赛



中国轮椅冰壶队在平昌冬奥会赢得金牌后



三泽拓(日本)在平昌冬季残奥会高山滑雪超级大回转男子比赛



申义贤(韩国)在平昌冬奥会越野滑雪男子7.5公里比赛



张鑫(中国)在平昌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比赛



羽生结弦(日本)在平昌冬奥会花样滑冰比赛



林孝俊(韩国)在平昌冬奥会短道速滑男子1500米

2022年冬奥会主办城市北京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闭幕式上组织的
文艺表演



References

1. China

“2017 Analysis on China-Japan-ROK Trade Relations (2017中日韩三国之间贸易关系及结构分析)”. April 21, 2017. <http://www.kanzhun.com/zhichang/lunwen/548194.html>

“Balance of Japan’s Inward FDI Increased in the Past 4 Consecutive Years (海外对日本直接投资余额连续4年增加)”. Nikkei 日经中文网. May 25, 2015. <http://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investtrade/14515-20150525.html>

Chen, Jian, ed. Beijing-Zhangjiakou Winter Olympic Development Report 2016. 1st edition. Beijing: China Culture and History Press, December 2016.

Chen, Jian. “The Olympic Economy: China’s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People’s Daily. July 25, 2008: 10.

CJK FTA Negotiation Resumed after 9 Months, Financial and Communication Areas Will Be Discussed (中日韩时隔九个月重启自贸谈判、将启动金融通信等领域磋商)”. 经济参考报. January 10, 2017.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7-01/10/c_129438982.htm

Financial Network (Beijing). “Predicting steady economic growth prospective and continued conversion of old and new driving force—Report of confidence survey of China’s top 100 economists in Q3 2017”. November 1, 2017.

“Japan’s Investment to China Decreased by 16.3% from January to Jun (1-6月日本对华投资减少16.3%)”. Nikkei 日经中文网. July 22, 2015. <http://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investtrade/15334-20150722.html>

Jiang Yanshu, Xu Ling. “Study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ervice Trade and Goods Trade in China - Japan Bilateral Trade”. Modern Business. December 23, 2015.

Jinsematou. Accessed October 19, 2017, <http://www.jinsematou.com>.

Leadership Paper. 2017 China Economic Prospects and Macro-control Policies. Vol. 10. (2017).

Liu, Qi ed. Beijing Olympics Economic Research. 1st edition. Beijing: Beijing Press, 2003.

LV, Kejian. “Sino-Japan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hip: Retrospect of 2015 and Prospect of 2016 (中日经贸关系: 2015回顾与2016展望)”. 中文导报. June 8, 2016. <http://www.rbzwd.com/hrxw/2016/06-08/9774.shtml>

Northeast Asia academic journal of 2016. “Yao-Haitian, Japan and South Korea’s MC industry bilateral trade comparison and competition”.

SIIC Task Force Report. Evolution, Pathways and Prospects of FTAAP Building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系列课题报告: 亚太自贸区建设的演进、实现路径和前景). October 2015. <http://www.siis.org.cn/shgjwt201512107417/uploadfile/2015/1125/20151125065246116.pdf>

Surging News, Color. “Interpreting China’s macroeconomic data in the third quarter: Steady economic growth, reversal of the trend of multiple-year slowdown”. October 19, 2017.

“Trade Deficit with Japan Reached Nearly 200 Billion USD In The Past Eight Years (8年对日贸易逆差近2000亿美元)”. 法制晚报. May 25, 2010. <http://finance.sina.com.cn/world/yzjj/20100525/16577999962.shtml>

Wang, Zhile. “Data based-view of China’s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with Japan and ROK”.

Xu, Bia. “Escalating of SAARD: Domestic industry opportunities after the injured trade”. Ministry of Commerce Tianfeng Securities Institute. NetEase Financial.

Xu, Chang Wen. “China’s big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have invested in factories in Japan for the first time”. The International Network. July 11, 2017.

YU, Fei. “Average Tariffs on Chinese Agricultural Products Is 1/4 of the World’s-Analysis on the Current Status of Import and Expor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中国农产品平均关税水平仅为世界水平的1/4 粮食进出口现状分析)”. November 2014. 前瞻网. <https://www.qianzhan.com/qzdata/detail/149/141113-adea2604.html>

YUAN Ruiling, TIAN Zhihong. “Research on Korea’s Agriculture Product Tariff under Its FTAs (自由贸易协定背景下的韩国农产品关税问题研究)”. World Agriculture (世界农业). March 2014.

2. Japan

Bank of Japan. “2020-Nen Tokyo Olympic No Keizai Kouka” [“(Economic Impacts of the 2020 Tokyo Olympic Games)”]. Bank of Japan Reports & Research Papers, (2015) (in Japanese).

Cabinet Office. Chu-Choki No Keizai Zaisei Ni Kansuru Shisan [Medium- and Long-Term Projections of the Economy and Public Finance], (2017a) (in Japanese).

Cabinet Office. Keizai Zaisei Houkoku [Annual Report on the Japanese Economy and Public Finance], (2017b) (in Japanese).

Flyvbjerg, Bent, Allison Stewart, and Alexander Budzier, “The Oxford Olympics Study 2016: Cost and Cost Overrun as the Games.” Working Paper July 2016, Said Business School, University of Oxford, (2016).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Social Security Research. Population Projection for Japan: 2015-2065, (2017).

Institute of Urban Strategies. “2020-Nen Tokyo Olinpikku Paralinpikku Kaisai Ni Tomonau Wagakuni Eno Keizai Hakyu Kouka [Economic Impacts of Hosting 2020 Tokyo Olympic and Paralympic Games]. The Mori Memorial Foundation, (2014) (in Japanes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Asia Pacific, Preparing for Choppy Seas, Washington D.C., 2017.

Japan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 ESP Forecast: Monthly Survey of Professional Forecasters in Japan, November 2017.

Mano, Yoshiyuki and Mitsubishi Research Institute, Olinpikku Regashii: 2020-Nen Tokyo Wo Kou Kaeru [Olympic Legacy: How it is going to change Tokyo in 2020], Tokyo: Popular Publishing, 2013 (in Japanese).

Miyoshi, Koyo, and Masaru Sasaki. “The Long-Term Impacts of the 1998 Nagano Winter Olympic Games in Economic and Labor Market Outcomes.” Asian Economic Policy Review, vol. 11 iss. 1 (2016): 70-90.

Mizuho Research Institute. “2020-Nen Tokyo Olinpikku Paralinpikku No Keizai Kouka” [“(Economic Impacts of 2020 Tokyo Olympic and Paralympic Games)”], One Think-Tank Report (2017) (in Japanese).

Nagano, City of. Dai 18 Kai Olinpikku Touki Kyougi Taikai Nagano-Shi Houkokusho [Report by the City of Nagano on the XVIII Olympic Winter Games]. Nagano: 1999.

Nagano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Nagano Olinpikku Ga Motarashita Mono” [“(What Nagano Olympic Games brought)”], Hokuriku No Shiza vol. 4 (1999) (in Japanese).

Organizing Committee for the Games of the XVIII Olympiad. The Games of the XVIII Olympiad, Tokyo 1964: The Official Report of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Tokyo: 1966.

Organizing Committee for the XI Olympic Winter Games, Sapporo 1972. The XI Olympic Winter Games Sapporo 1972: Official Report. Sapporo: 1973.

Organizing Committee for the XVIII Olympic Winter Games, Nagano 1998. The XVIII Olympic Winter Games: Official Report. Nagano: 1998.

Sakamoto, Kazumitsu. “Olinpikku To Keizai” [“(Olympics and the Economy)”], Reference, National Diet Library, (2016) (in Japanese).

Sapporo, City of. “Sapporo Touki Olinpikku Paralinpikku: Kaisai Gaiyou Keikaku Ni Yoru Keizai Hakyuu Kouka Shisan” [“(Projection of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the Sapporo Olympics and Paralympic Winter Games based on the Outline of the Proposal)”], (2016) (in Japanese)

Sapporo, City of. 2026-Nen Hokkaido Sapporo Olinpikku Paralinpikku Touki Kyougi Taikai: Kaisai Teiansho [Proposal to Host the 2026 Hokkaido Sapporo Olympic and Paralympic Winter Games], (2016) (in Japanese).

Sapporo, City of. 2026-Nen Hokkaido Sapporo Olinpikku Paralinpikku Touki Kyougi Taikai: Kaisai Teiansho Shiryohen [Reference Materials for the Proposal to Host the 2026 Hokkaido Sapporo Olympic and Paralympic Winter Games], (2016) (in Japanese).

Tokyo Metropolitan Government. “Tokyo 2020 Taikai Kaisai Ni Tomonau Keizai Hakyuu Kouka [“(Economic Impacts of Hosting Tokyo 2020 Games)”], (2017) (in Japanese).

Tokyo Organising Committee for the Olympic and Paralympic Games. “Soshiki linkai Yosan To Sonota Keihi, Zentaizou (Barjon 1)” [“(Overview of the Organising Committee’s Budget and Other Costs (version 1))”], (2016) (in Japanese).

United Nation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7 Revision (2017).

3. ROK

Agha et al, "Considering legacy as a multi-dimensional construct: The legacy of the Olympic Games", Sport Management Review, Vol. 15 (2012).

Banmossy and Stephens, "Utah Image and Awareness: The Post-Olympics European Study", working papers, David Eccles School of Business; Utah. Division of Travel Development (2003).

Bondonio and Campaniello, "Torino 2006: An Organizational and Economic Overview", OEMERO working paper n. 1 (2006).

Chappelet, "From Lake Placid to Salt Lake City: The Challenging Growth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Since 1980", European Journal of Sport Science, vol. 2 iss. 3 (2002).

Flyvbjerg and Stewart, "Olympic Proportions: Cost and Cost Overrun at the Olympics 1960-2012", Saïd Business School working papers (2012).

IOC, Olympic Games: Legacies and Impacts (2013).

IOC, Factsheet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13).

IOC, Report of the IOC 2014 Evaluation Commission (2014).

IOC, Report of the IOC 2018 Evaluation Commission (2018).

Nagano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Nagano Olinpikku Ga Motarashita Mono" ["What Nagano Olympic Games brought"] Hokuriku No Shiza vol. 4 (1999) (in Japanese).

Pilipenko, The Sochi 2014 Winter Olympics - the cost-benefit analysis and ways to improve the project efficiency, Pan-European Institute (2013)

PWC, Global Summary of the Impact of the 2010 Olympic and Paralympic Winter Games on British Columbia and Canada 2003 to 2010 (2011).

Ralston et al, "What are the Economic Impacts on a Nation Hosing the Olympics", USSR Working Paper (2008).

Zimbalist, Andrew, "Is It Worth It? Hosting the Olympic Games and Other Mega Sporting Events is an Honor Many Countries Aspire to - but why?",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2010).

作者



陈剑

陈剑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CSER)副会长、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其前身为北京奥运经济研究会)会长以及京张冬奥会研究中心主任。其在吉林大学经济学院获得硕士学位,并在安徽大学经济系获得学士学位。



斋藤润

斋藤润教授现为国际基督教大学教养学部客座教授。其亦是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研究顾问。其在2007年至2012年曾任日本政府内閣府政策统括官,负责经济财政分析。其在东京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及硕士学位,曾在牛津大学留学并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



朱源

朱源博士现任现代经济研究院(HRI)经济研究室副室长。其自2001年起任职于现代经济研究院。其在高丽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吴俊范

吴俊范先生现任现代经济研究院(HRI)经济研究室高级研究员。其自2013年起任职于现代经济研究院。其毕业于建国大学并在首尔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

关于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

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TCS)为政府间组织,使命是促进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共同繁荣。根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日本国以及大韩民国签署并批准的协议,三国合作秘书处于2011年9月在首尔正式成立。

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旨在推动中日韩三国合作与共同繁荣。秘书处的首要任务是为三国磋商机制提供支持,包括为新建机制提供参考。秘书处同时致力于通过组织各层次的项目和活动成为三国合作的枢纽。此外,秘书处从事研究活动,探索三国合作新举措,并促进公众对于三国合作的理解。

奥运经济

平昌(2018)、东京(2020)、北京—张家口(2022)奥运会经济展望

出版	2018年10月
出版	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TCS)秘书长李钟宪
监修	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副秘书长韩梅 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副秘书长山本恭司 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经济事务处处长乔文
编辑	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经济事务专员金延修 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经济事务专员酒井麻里奈 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经济事务专员鎌上惠理
校对	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经济事务专员黄婉迪 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经济事务专员楼玲
地址	110-700首尔特别市 钟路区 新门安路82号 S大厦20层 03185
电话	+82-2-733-4700
网址	www.tcs-asia.org
电子邮件	economic@tcs-asia.org
书籍装帧	BOMYUNG Communication

本手册可从三国合作秘书处网站获取。

详情请联系三国合作秘书处经济事务处。

该版权由三国合作秘书处所有。保留所有权利。